



提及阅读，人们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“开卷有益”。这个成语源于北宋王辟之史料笔记《澠水燕谈录》卷六“文儒”篇：“太宗日阅《御览》三卷，因事有缺，暇日追补之。他尝曰：‘开卷有益，朕不以为劳也。’”

自此，“开卷有益”一传就是千年，传到科技发达、媒体多元、资讯发达的今天，仍被一些人视为阅读的至理名言。其实，并非古人都认同“开卷”就“有益”。

宋代江西人罗大经随笔集《鹤林玉露》卷五“读书”篇，就可看成是一场“要不要读书、怎样阅读”的辩论会。文章说，一次，北魏太祖拓跋珪问博士（中书省属官）李先：“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？”李先脱口而出：“莫若书”。王安石也非常认同李先的观点，并作诗一首表明态度：“物变有万殊，心思才一曲。读书谓己多，抚事知不足。”也就是说，不读书就不能应对一切。罗大经便拿失败“熙宁变法”反驳王安石：“新法之害，岂不读书之过哉。其过正在于读书也。”故而，书不可不读，但贵在善读。

王安石听到外面风言风语议论他因读死书致“新法”许多条款不接地气、惹得天怒人怨，便一脸怒色地在议政大厅与诸君子展开了激烈辩论：“安石不能读书，贤辈乃能读书耶！”对此，罗大经叹道：用这样的心去读书，内心便被禁锢了，与古代圣贤的活学活用已天渊悬隔，又怎么能“得其活法妙用”？他还引经据典进一步阐述“善读”的益处。南宋理学大家吕祖谦解读《尚书》时说，《尚书》主要记叙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王、武王、周公等圣人治国理政的思想，读《尚书》，不领会主题思想有什么用！所以要借鉴古人治世的经验，必须先了

解他们的思想和精神，这才是真读书之法。

当时与包公齐名的清官赵抃还投书质问王安石：“皋、夔、稷、契，有何书可读？”估摸脾气火爆的赵老兄也是一时气糊涂才说出这种不着调的话，结果被驽相公王安石反击得哑口无言：“文籍既生以来，便有书。皋、夔之前，《三坟》亦书也；伏羲所画之卦，亦书也；太公所称黄帝、颛帝之《丹书》，亦书也；孟子所称《放勋》曰，亦书也；岂得谓无书哉？”罗大经替赵抃惋惜的同时，也不忘“斧正”：“当时答荆公之辞，只当曰：‘公若矜于有我之私，不能虚心观理，稽众从人，是乃不能读书也。’”

那么，古人怎样“善读”？又怎么看待“善读”？这点，宋朝人非常推崇苏东坡，几乎所有宋人笔记史料中都能见到苏东坡勤读和善读的踪影。王辟之《澠水燕谈录》卷四称苏东坡“文章议论独出当世，风格高迈。至于书画，亦皆精绝，故其简笔才落手，即为人藏去，有得真迹者，重于珠玉。（东坡）虽才行高世而遇人温厚，有片善可取者，辄（总是）与之倾尽城府。”看得出，“千古一人”的苏东坡注重“读”社会和和人这部“无字天书”，当然前提是“善”，多接地气啊。（赵柒斤）

举报箱 自打西汉就有了

《汉书》记载：西汉时期，许多地方官衙大门一侧都挂着一个瓶状的陶器，上写“受吏民投书”，名曰“鲈筒”。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举报箱，它的发明者是赵广汉。

赵广汉，公元前73年被汉昭帝任命颍川太守。他为官不久，发现地方的许多土豪劣绅、地痞无赖结党营私、独霸一方，被欺压的老百姓却不敢公开来官衙告发。赵广汉受存钱罐的启发，令窑工烧制出形状如瓶的器皿，有小口投放筒牍，可入而不可出，挂在官衙门侧，发现有人暗中投入举报筒牍，便用铁条钩出或将“鲈筒”砸碎。

《后汉书》记载：“又教吏为鲈筒，及得投书。吏民相告许，汉得以为耳目。”赵广汉发明的“举报箱”，扩大了信息来源，各种消息能很快地掌握，在他为官生涯中惩恶扬善、稳定社会发挥了巨大作用。

他在颍川任职时，收到百姓举报信，告发颍川原氏、褚氏两大家族蓄养门客，欺压百姓的罪行。赵广汉经明察暗访，搞清了原、褚两家横行乡里，胡作非为的事实，把作恶的头领抓了起来。原、褚两家便四处托人，给赵广汉送来名贵的玉镯、珍珠、马蹄金为恶人求情，但都被赵广汉严词拒绝，最终把恶徒依法斩首，赵广汉因此名声大振，不久升迁为京兆尹。

赵广汉出任京官后，把“鲈筒”也挂到了官衙大门前，有人举报博陵侯霍禹依仗父亲霍光是当朝国丈，官任司马大将军的势力，非法开设酒坊、屠宰场，无人敢管。但赵广汉不畏权势，亲自带人查封了霍禹开的酒坊、屠宰场，并没收全部工具、资产，皇后来求情都被他拒之门外。

不久，他又收到举报修建昭帝陵墓（平陵）总管杜建的信，杜建在官场根基深厚、颇有人脉。建造平陵是一项浩大工程，杜建便指使门客大量倒卖工程物资，从中牟取暴利，赵广汉根据举报通过明察暗访掌握了事实，将杜建抓捕归案。

但杜建还没押到牢里，为他说情的高官、豪绅等纷至沓来，有人送来十万钱、有人送来名贵的珠宝玉器。赵广汉没收一文钱、一件东西，也没给说情人一点面子，杜家族人恼羞成怒，密谋劫牢抢出杜建。赵广汉又从“鲈筒”里得到密报，掌握了他们的阴谋，迅速将劫狱主谋控制起来。在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的前提下，将贪官杜建斩首示众，京城百姓无不交口称赞。

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，为官廉洁清明，威制豪强，深得百姓赞颂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：“京兆政清，吏民称不容口”，是对赵广汉最好的评价，被后人誉为中国古代十大清官之一。（周铁钧）

古代文人 千方百计当大V

文人好名，古今皆然。即使连陈子昂这种大文人也难以免俗。陈子昂在长安以千金买的一琴，引来众人围观，说好某日将在此操琴。是日，当众人都来看热闹的时候。陈子昂突然将琴摔碎。说道：“我虽无二谢之才，但也有屈原、贾谊之志，自蜀入京，携诗文百轴，四处求告，竟无人赏识。此种乐器乃低贱乐工所用，吾辈岂能弹之！”还未等众人回过神，陈子昂已拿出诗文，分赠众人。众人为其举动所惊，争相传看，一日之内，陈子昂便名满京城。这种绝妙的自我推销术，恐怕现代人也颇为佩服吧？

钢琴家傅聪曾经也说过一个笑话。说古代有一个秀才，听说县里修县志，兴冲冲地跑去，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写进去。但编撰说，这个不行，须得去世的人才能写进去。秀才一听，赶忙说：这个不要

紧，我回家便可即刻去死。这虽然是个笑话，但并不突兀。

张岱在《陶庵梦忆》中说：“余今大梦将寤，犹事雕虫，又是一番梦呓。因叹慧业文人，名心难化，政如邯郸梦断，漏尽钟鸣，卢生遗表，犹思摹榻二王，以流传后世，则其名根一点，坚固如佛家舍利，劫火猛烈，犹烧之不失也。”意思是说，文人好名之心难以改变，而那一点好名的根性，已经坚固如同佛家舍利，虽劫火猛烈，还烧它不掉。

清阮葵生《茶余客话》中，也记载了一个文人好名的事例，读之令人发笑。

“查夏重、姜西溟、唐东江、汤西涯、官恕堂、史蕉饮，在辇下与同志为文酒之会，尝谓吾辈将来人各有集，传不传未可知。惟彼此牵缀姓氏于诸集，百年以后，一人传而皆传矣。”（老钱）